

…社会性别研究专刊…

Gender Study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王政 陈雁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社会性别研究专刊…

Gender Study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

王 政 陈 雁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 王政, 陈雁主编.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7-309-04614-5

I. 百… II. ①王…②陈… III. 妇女运动—研究—中国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969 号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王 政 陈 雁 主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125 插页 1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309 - 04614 -5/K · 16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 现代性(代序)	王政 高彦颐 刘禾	1
--	-----------	---

一、翻译女权主义

- 高彦颐 把“传统”翻译成“现代”：《女界钟》与
中国现代性
- 30
- 须藤瑞代 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
- 37

二、男性知识分子的女权观念

- 小野和子 马君武的翻译与日本
- 58
- 庄爱玲 戏剧舞台的看客：论鲁迅的妇女观
- 78
- 周叙琪 民国初年新旧冲突下的婚姻难题
——以东南大学郑振铎教授的离婚
事件为分析实例
- 88

三、清代女性文学与女作家群体

- 鲍震培 晚清女作家弹词与近代女权思潮
- 108
- 房琴 女性文集：盛清时期海宁文人的身份认同与
地方认同
- 124

四、男权社会中的新女性

- 侯杰 男权秩序下的新女性之死
——张嗣婧研究
- 145
- 姜海龙 “革命者形象”下的女权主义者郭隆真
- 158



- 李德珠 “中国人”、“人”和“女人”
——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刘清扬
的三重身份 172
- 秦方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奇女子——吕碧城 187

五、战争与女性

- 游继明 受益者抑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的台湾女性(1937—1945) 202
- 李木兰 战争对现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危机女性”的问题 220

六、女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

- 王向贤 彰显与隐约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妇女政策
的影响 227
- 韩启澜 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
与知青 245

七、中国妇女与1950年代变革

- 高小贤 “银花赛”：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 ... 259
- 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
记忆 278
- 贺萧 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 301

八、上海近代职业女性

- 马军 货腰女郎的消逝
——1949—1954年上海舞厅业综述 328

- 陈 雁 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 …… 346
- 赵 兰 亮 谁剥夺了“我们”买寿险的权利？
——近代女性投保的案例与分析 …… 364
- 史 立 丽 谋“权”还是谋“利”：近代中国女子实业的窘境
——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1924—1955)为例 …… 385

九、女权运动在海外华人社区

- 范 若 兰 移植与本土化：殖民地时代马来亚华人女权
运动的发展进程 …… 401
- 赵 小 建 早期美国华人社区的妇女运动 …… 421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雁 436

后 记 …… 444

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代序）

王政 高彦颐 刘禾**

王政（以下简称王）：今天请两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高彦颐老师，和密西根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刘禾老师——来参加关于《女界钟》文本的讨论。我想请两位老师在阅读这本历史旧著之后，看看以今天的学术视野，对这个文本我们可以有哪些解读的方法，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解读它。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金天翻这位知识男性在 20 世纪初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写这本关于女子的书？

《女界钟》其实是男界钟

刘禾（以下简称刘）：就我所看到的论述来说，好像多半的努力都是在为这本书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作某种定位，强调《女界钟》是第一部倡导女权主义的著作。由于作者金天翻是男性，所以通常的结论是，中国女权主义的推动者是男性。先不管这个说法究竟能不能成立，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讨论。王政曾提到过《女报》、

* 本文为“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前，由会议的主要筹备和主持人王政教授组织，三位留美学者对《女界钟》文本的一次深入解读，并由《女界钟》引发对于男性主体、国族主义、现代性和中国的女权主义等的剖析。全文曾在《社会性别》第 2 辑发表，收入此书时略有删改。参见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 2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

** 王政，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教授；刘禾，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女学报》等出版物,这些刊物都比《女界钟》出现得早,而且它们都是由中国女性发起的。因此我就有疑问了:为什么要让《女界钟》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开端?为什么要强调男性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发起人?

王:有这种说法,中国妇女解放是男性倡导的,是男性敲响的“女界钟”。现在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先讨论一下,他这个男性为什么要去写这本书……

高彦颐(以下简称高):我觉得作者开宗明义写得非常生动,我们都被他震撼了:“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我觉得金很坦率,他讲的是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但动机实际是他认为中国男人在欧洲白人面前丢脸,他自己不能昂首,矮人一截,回过头来要去解放比他更该出色的女人。原来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竟是男人/男权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王政,你觉得这是普遍的现象吗?

王:其实《女界钟》涉及很多的议题,包括作者金天翻的男性欲望,就很有代表性。当时不少知识男性已经对西方一夫一妻婚姻中的伴侣关系非常羡慕,也希望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陪伴着他,出入公共场所。他的眼光是注视着西方男性。

刘:金天翻的这个幻想充满了历史讽刺。它让我们想象一个华人戴着礼帽,穿着西装,模仿白人拿着拐杖,嘴里叼着烟,做深邃模样,在美国华盛顿的大街上神气活现地走路。作为纯粹的视觉形象,这个人物可能很鲜明、很刺激、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当时席卷美国的排华运动和种族主义,能让你这么昂首挺胸地走在华盛顿的大街上吗?在美国做苦力、开洗衣店、开餐馆的那些华人,恐怕才是华人在国外的真实形象,但金天翻会承认这些非统治阶层的华人群体跟他是一种人吗?他这些想象主要是从阅读(翻译的)书报、杂志、照片和各种图片中得来的印象,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幻境。当然,盼望自己当白人的这种焦虑,不仅在中国有,也不仅仅是中国男性的危机,我们在印度和其他被西方殖民过或征服过的社会都会看到类似的心态。弗朗兹·法农和阿史思·南蒂在他们的理论论述中,对这一切都曾作过透彻的分析。

高：非常有意思。原来，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他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全球国家的竞争当中自己觉得比不上他人，回过头又把这种羞耻加之于身边的女人。

王：你刚才讲得很有意思。《周易》中就有“女正家正”的关注，历来对于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男性是很重视的。他强调要把家庭搞好，首先要保证“女正”。那么谁来“正女”呢？那就是男人的角色了。所以历来就有很多男子写家训家规要把女子规训成他们认为能胜任“家正”需要的人。到了近代，就包括像金天翻这样的男性在《女界钟》里面所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规训女人应该怎么样，当然规训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了。面对崛起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强势，这些男性觉得他自己要变，他的欲望对象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要做一个自由、现代、文明的梦想的话，他对自己做什么样的男人的想象要起变化，他对中国女人的定位也起了变化。

刘：的确是这样。《女界钟》尽管通篇都在谈女性，但作者勾画现代女性图景的时候，无意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男性自画像，一个“现代”中国男性的欲望的自画像。假如我们在字面上去读《女界钟》，那么它就会使我们了解到晚清男性知识分子如何构想未来的新女性和新社会，让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女性和女权问题之上。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读法？我们对作者的明显意图和行文策略能不能提出疑问？能不能对这个文本提出抵制性的阅读？比如说，《女界钟》对女性问题的表述，表达了怎样的一种男性的主体欲望？总之，这个文本信息量很大，它综合性地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知识界的现代化蓝图作了一次集中的表达，读者在此可清晰地了解到中国男性的主体位置是如何通过对女性的言说而建构起来的。

王：这个男性主体的建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是在当时世界权力结构中发生的。所以这个男性主体的建构有非常独特的历史特点。刚才谈到他们对白人男性的羡慕。这个世界权力格局已经把中国这些历来享受精英特权的知识男性，放在一个劣等的位置上。我们在分析这一代男性知识分子时，要把他所处的历史位置搞清楚，要把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搞清楚。只有了解在这个大背景、大框架中知识男性所处的具体位置，才能理解他要做的事和他所说的

话。当中华帝国受到冲击时，这泱泱几千年大帝国的权力阶层，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科举的废除，倾覆了帝国的权力架构，而这架构又是与知识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当时，他们实在感到很大的男性危机。新的国家还没有建立，新的“民族”当时又还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种族和民族当时还在犹疑不定之中。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当中的这十来年，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期。所以，《女界钟》在当时出现，可以和当时大历史环境，特别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处境联系起来。由于他们已经不是站在原来的帝国架构中看问题，而是想象在伦敦或是在巴黎，男性是怎样生活的，这想象的文化意义就变得非常复杂混乱。

女子为奴隶

刘：《女界钟》说中国“立于不平等之地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篇大谈黄种人和白种人，白种女人如何进步，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如何落后等，种族似乎限定了作者的视野。但当时的中国不但面对一个西方的帝国主义，还面对一套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反满抗清的话语，比如金天翮提到的思想资源就包括顾炎武等人。如果说《女界钟》是几大思想传统的汇合，那么金天翮的种族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金天翮是以汉人的身份说话，那么民族关系是不是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追究。

王：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在金天翮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就提出了社会性别议题。要理解这一点，咱们还是回到刚才谈的中国以前的士大夫阶层，把“正女”作为自己的职责。到了他们这一代，这个规训女人的权力关系没有变动，只是男性在规范的时候会说，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从一个泱泱大国下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了，这都是女人不好，有大量责备女人的文字。我们后来做研究的人，提起废缠足、兴女学都是很感激的。但你看梁启超兴女学的说法，其实很多是责备的口吻，说二万万女子都不生利，而仅是食



利,他兴女学让女子有技能;几千年历史中的女人被他讲成一个不生利的集团,把中国都搞垮了,国力差了;要增强国力,就要把女的从家里呼唤出来。这种言论在金天翻的《女界钟》里也可见到。

高:其实,我第一次看《女界钟》时,觉得奇怪的是,大家都说《女界钟》是女权主义先驱的书,可是金非常轻视女人,非常看不起女人,这怎么可以算是女权主义者呢?

王:这在当时很普遍。当时这些男性谈话女子问题,都是处在“正女”的居高临下的位置在说话,他们在国族主义的大背景下,说中国要强盛,可是你们女人这么多年都不争气,女人这么差!

刘:这里涉及谁对谁发言的问题,也涉及一个思想资源的问题。你看同一时期的西方女权主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也有男性出来替女性说话。高彦颐刚才提到金天翻一开始就把自己幻想成“欧洲白色子”,这个幻想的确贯穿始终。当这位男性精英呼吁女性站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同时也把自己想象成女权的捍卫者弥勒,也就是说,他以英国人弥勒来自比的。这里有个结构性的男人代理女人、代替女性发言的权力关系在起作用,它使得权威性、言说和发言权等问题变成一个跨国界的问题。既然英国有个弥勒,那么中国就应该有个金天翻;既然弥勒被视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言人,那么金天翻也力争取得中国女权代言人的资格。于是,《女界钟》也就名正言顺了。

王:这个男性主体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个年代的知识男性来说,借用海外的、特别是西方的男女平权这种言说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他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在他的阅读中,他关注欧洲,其实在当时,欧洲、美国女权运动是非常边缘的,面对很大的障碍。但是这批随着中国被推向边缘而边缘化的男性,在他追求振兴中华文明的时候,他被这个边缘的女权运动所吸引,把它看作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权与女权如蝉联附萼而生,不可遏抑也”。他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是出于动员女子加盟国族主义革命的需要,同时,这也成为标志他是现代男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时不是一两个人在做这样的事,金天翻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天才在讲这些话。

刘:不错,这个文本需要打开,好让我们看看它指向什么样的话语场,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言说者在当时如何获得其权威性?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我们就不能把《女界钟》作为一个孤立和完整的文本来阅读。

高:刚才我们在谈到要建构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男性的主体,就需要打一个女权主义旗帜,把女权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明清妇女史的,感受很强烈:所谓旧社会,儒家的也好,道家的也好,君权制度也好,里面的女性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主动、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抹煞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非常鲜明、非常普遍的问题,可我觉得这个文本特别明显,金天翻说以前女子都有四大害:缠足之害、装饰之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非要把传统女子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女权主义;有了新的女权主义,才可以建构一个新的现代国民。

王:我觉得,他将女子都说成是负面的牺牲品,也是为他自己作为一个解救者的身份作铺垫,你们都是给残害了两千年,你们没有主体性、能动性,今天就是靠我发出这个拯救之声,《女界钟》把在沉沉黑暗中昏睡了两千年的女界震醒,这就是我的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他那代男性建构的一种主体身份。

传教士与晚清话语权

刘:金天翻行文中有一个时隐时现的中西比较的修辞框架,这个框架值得我们作细致的文本分析,因为书中论说逻辑和证据分析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些章节甚至逻辑混乱。他说的那个西方经常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也是一个被他自己说乱了的西方。还有,金天翻只字不提基督教传教士,其实他的这一套反缠足的修辞,不是在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以后才出现的。早在19世纪传教士写作中,这种说法已经反复出现了,因为传教士认为缠足是中国人劣根性的标志之一。

高:你刚才讲的他想象的西方理想国,其实当时的西方绝对不是那样的。他想象中的传统的中国,其实也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他是不晓得呢,还是故意把它作为一个引子借以敲响这个“男界钟”?

王：这是一种再表现的手段。为了建构一种二元对立的对照，把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跟落后愚昧的古老中国作一个对照。

刘：问题在于，这个二元对立是金天翻的发明吗？我看不是。因为这种观点在传教士的文章里处处可见，早在18世纪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这么提了。因此，我觉得还应追寻问题的根源，追寻这些话语的痕迹。

高：假如我们说金天翻所代表的是一种从男性焦虑出发的女权主义，而且这焦虑是从当时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中产生的。而且，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女性，她们是不是也是内化了这种心理？例如为《女界钟》写序的林宗素和其他一些受过传统经学兼西方教育的女士们，她们代表的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她们是带着女性觉悟的意识要为女人说话，还是她们既有男人的权力，又用男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

王：两者都有。在国际的权力结构中，中国的地位在下降，使知识男性受到威胁，感到自己不如“白色子”。但是在中国国内的情况下，他更有必要来维持这个社会性别等级，他从来没有反思自己的性别特权，而是理所当然地继承男性“正女”角色，他来规范女人应该怎么样，从不质疑自己的权威。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在很多的新女性身上也反映出来。她们也在读这些男性文本，然后拿过来用，没有很多的警觉，没有我们今天说的女权主义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思维角度去要求当时的女性。但是，当时确实有女性从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经验中知道男性的言与行并非一致。

刘：就作者本人的意图来讲，这也许是一个策略性的使用。但在话语的层面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究竟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比如杨锡纶女士的序的语言与金天翻的语言没有什么差别，另外两位女士，林宗素和黄菱舫，她们写的也都大同小异。说实在的，我刚开始读《女界钟》的时候，觉得这种修辞太眼熟了，因此丝毫意外的收获都没有。金天翻和三位作序的女士都大讲“权力竞争之世界”、“物竞主义”等这一类当时的新词语，标志着晚清写作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追问它是以怎样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并同时树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威的？我们今天应如何对待这种语言呢？说实在的，有些

说法如今很难令人接受,但恰恰是这些说法奠定了人们后来怎样讨论平等、女权、民权以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基础。“物竞天择”的说法逐渐地变成不争的事实,甚至在有些人眼里,已经是公理了。

男性主体的困惑

王:这个语言其实跟中国男性主体腐朽的建构就有关系了。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中,孝忠悌是对男子的要求,但这代男子开始改变了,要拥抱“竞争”这类西方资本主义界定男性的要素了。今天的中国就更是把西方的男性构成当作楷模,大家都要仿效,这种倾向在金天翻的文章中已经很清楚。刚才讲的“白色子”那一段还表达了一种欲望,我们可以就这个来探讨一下男性主体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的重新建构中间,在面对西方时,种族、阶级问题和他的性欲望的关系。

《女界钟》中性欲望的直接、赤裸裸的表现不是很多。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是在稍后的“五四”时期。康白情、王若愚和徐彦之三个北大男学生聊天,谈了老半天“却仍觉不快。既而悟到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于是三个人就决定一人写篇文章投报社,呼吁男女同校、高等教育要向女子开放。“五四”时期大批男性呼吁社交公开、男女同校。1920年,北大就开始招收女生。史书中往往较多关注男性的提倡和女学生对禁区的突破,却没人注意到男性欲望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刘:但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北大向女性开放的时候,哈佛和耶鲁还没有向女性开放呢?在一流高等学府招收女学生这件事上,北大可能走在西方高等学府的前面。

王:对。在当时进化论的框架中,男性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赶超。我们不如人家,人家的女人受教育比我们多,也没有缠足,人家的工业比我们发达,我们比他们弱,但现在我们开始要赶上去。如果我们把民权和女权结合起来,这两个“权”现在一块谈,把女人也提携起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建设这个现代国家,然后我们就可以超过西方国家。

刘:这些话都是人云亦云,人抄我抄,通过翻译加评论,还有文本

之间不断地进行互文,而广为传播。修辞的政治力量不可低估。比如,19世纪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斯坦顿女士曾经把北美的妇女比作奴隶,使用的是“slave”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个词是美国废奴运动时代最强有力的修辞。

王:对。中国这段时间男性知识分子写作中,很多用了“slave”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从美国女权来的词。1848年,斯坦顿就是在美国废奴运动的框架中开始美国女权运动的。

刘:金天翮当时以为欧洲和北美的女性已达到男女平等,实际上,美国的白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努力艰苦卓绝,进行了很多年,直到1920年才成功。

高:我觉得当时金提出女子是奴隶,弦外之音是我们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他们看到的是印度和波兰被瓜分的惨象。男性作家强调种族、民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差异,不外是要把全体中国传统女子建构成为男人不愿做的“奴隶”,基于这个想象他们才能成为一个新的自由的男性主体。

王:他们都没有花时间去考证一下,或者可能有意识地误用一些东西。西方女权当时根本就不是一个主流的运动,而是面对非常大的阻力。不要说那些公开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就是那些想要职业不想要婚姻的女性,都常常被精神病医生界定为不正常的人。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被表现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从知识男性自身需求出发,把它抓过来凸现出来的。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凸现男女平等?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缠足与男性情欲

高:我觉得这个缠足问题的处理很有意思。我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虽然他反复痛陈缠足的害处,但天足不过是一引子而非重点。他的关注点是女权,是整体社会文化的改革。这是他比较高明的地方。在戊戌维新以后,“天足会”已经从沿海地方发展到江浙的农村,而且已经有女人出来办“天足会”。金一关注的不光是一只小脚,而是

女子的内心世界和整体人格。他讲女权,讲女子教育,讲怎样建立女子的品质,跟他同时代的人比较,他看得比较远,这是他进步的地方。可是话说回来,他虽然关注缠足之害,但其实并不关注女人的身体本身。他讲女人的品性、道德、教育,都是抽象而自相矛盾的。我们看那六点女子的权利: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再加上他后来谈到的十点女子教育的目的。他对于理想女人/女性/女子的想象是集大成的。有一些来自儒家,有一些来自英国女权主义,还有一些不晓得是从哪里拿来的。这幅理想女人的图像非常抽象,非常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实行了。但是她们身边的男人就十分具体,他理想中的中国男人是需要女人配合的。比如“须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红袖添香,乌丝写韵,朝倚公园之树,夕竞自由之车,商量祖国之前途,诞育佳儿”,他对女人的期待是传统的相夫教子,但同时还要红袖添香,现实生活里有这样的女人吗?

刘:红袖添香的关键在于它帮助构造了男人有关自己的想象。

王:是他想象现代的男人应该享有的。我今天要打造这样的一个女人出来,使我这个梦想成真。

一夫一妻制下的新女性蓝图

刘:这一理想图像同时也是对尊严的憧憬,而尊严来自何处呢?是不是来自有关主权和权利的理论?“权利”这个生造出来的词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丁韪良跟三位中国人一起翻译《万国公法》(1864年)的时候,发明出来的对应英文词“right”的汉译。这个词连同《万国公法》很快地被日本拿过去使用,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严格地讲,“女子之权利”的说法不纯粹是来自日本人翻译西欧的词语,而是一直与国际法和主权相关的一个概念。作为传教士和中国人共创的译名,“权利”跑到日本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从理论上说,个人权利首先进入国家的主权话语,而国家的主权话语又不能脱离国际法这一大的背景而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读金天翻的《女子之权利》这一章,我们会明白作者为什么在谈女权的时候,也要大谈“权利,国之亡也,权利为先”。我们也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说“权利者,主权之谓也”,以求

凸显权利话语的国际法背景。不过，金天翻也经常自相矛盾、牵强附会。有时竟然说出“权利者，快乐之物也”这种莫名其妙的话；还说“权利之于人也，空气之于天也”，这又作何解释呢？

王：他这里讲的一夫一妻还是很有意思的，“红袖添香，朝倚公园之树，夕竞自由之车”，这都是他的佳偶，很具体的。他的想象是离不开这个内容的，不管是开头的白色子，在欧洲的幻想，还是在近结尾的地方展望在中国的大地上可能实现的一种乌托邦的情景，这个女伴是不可少的。《女界钟》有打造新女性的蓝图，对照儒家对贤妻良母的具体规范的话，他非常激进，这儿没有儒家对女儿的孝顺的要求和做母亲的“慈母”贤淑的要求；但女人要做母亲的要求还在，就是要诞育佳儿。

刘：于是母亲的定义就是“国民之母”。

高：第六条是把女子“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这又是儒家了。

王：但那个已经不完全是儒家，有“国民”的概念了。

高：可是以前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靠母教传承的。

刘：妇女解放，就是要把妇女从传统的家庭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变成国家的一员。

王：对。母教本来指在家里面靠女子的德行，“女正家正”这种模式是在家里面，把母亲的德行通过教儿子推行到社会上去；那么现在是要把女人拉出来，从家里拉出来，但是这个德行还是需要保持的。

高：还有他所谓男权的高尚伟大——“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思想发达的就是男性，不发达的就是女性。

王：但这一点影响还是非常深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新女性蓝图是要把女性向男性模式靠拢，因为走向社会承担建立现代国家的公共职责，女的也要承担。但你不能放弃母职，要“诞育佳儿”。

刘：他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一点儿，既要红袖添香，又要男性气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王：对，他的欲望非常复杂，这说明他有多重主体身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欧洲的冲击下，他有一个现代文明的框架在那，他要追求那些，有那套语言，“平权”、“平等”、“女权”、“民权”这些建构成他要